

顾一樵全集

第七册



奉獻詞

我最敬愛的朋友：

我提起筆來的時候，便想起你那次的忠告。一個人實在不應該隨便弄筆頭，我也知道；但是——

記否大雪飄舞的時節，你正躲在蒼松翠柏護住着的山奧裏？朋友，我對不起你，我沒有能穀早跟着詩人唱出：

『我不如那片片的海雲，

陣陣的海風，

能在你天空中來去；

更不如那翩翩的海鳥，

能在你微波上浮遊。』

但是、我即刻深深地感到

『我微小的心已經碎了！』

因爲我自己幻想着——

『我是不自由的！』

我要說我……

我——你，

我禁不起你無言的嗔責。

×

×

×

我百轉千迴——

不說罷，

又禁不起我心頭的痛楚！』

朋友，讓無數淚珠流向清波裏吧，又何須從濤聲中靜聽？

×

×

×

我將永遠覺得對不起你，倘若我心頭的痛楚，無端撥動了你病中脆弱的心絃。記否在下臨萬壑松的幽閣裏，你奏罷「SISTER BELIEVE」之後，倚窗凝望，冷悄悄說出「西山奉母」的傷心語？此時我低首默然，我惟有戰慄，我惟有震顫，我不能說一句安慰你的話。呆了，呆了，我的粉碎的心靈不知已經飛向何處。

逐漸我們坐定了，你指出了各種友誼的不同。我靜候着，靜聽着，我幾乎要禱告着，求你的嗔責，但是你又默然不語……

記否那天夜晚，你告訴我你已經回了一個隔海情熱的朋友的信？我還不知趣地爲他請命，你悽然說出：

『誰又能知道我的苦處？』

朋友，我深深地感到你內心的苦楚，我的同情就要爲你流淚，但是我終於是該遭天譴的人，我沒有能給你半句知心的慰語。

讓我懺悔吧——不，且讓我先唱着「哀莫大於心死」的輓歌。我一向小看了人生，我一向拒絕了那「神聖的瘋狂」，更忘却了那麻木的心靈！

記否一年以後又一個淒涼的黃昏，你又決定了要拒絕兩個漂亮而可愛的青年的愛？當你隱忍着滿眼清淚，迸出

『我想我還是……』

——淒涼的歎息又即刻使我回到那下臨萬壑松的幽閣裏。

『釀得蜂兒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甜？』

這實在是含淚的傷心話。

朋友，且莫過於傷懷，請你將護着「玉精神」「蘭氣息」，留給我一個贖罪的機會。

× × ×

下面這些零星的片段，是不值得一看的。往事的追述，還形容不到千百分之一的真實的美。好些印象，好些背景，都不是俗筆描摹得出的。但是，可敬愛的朋友，我最要求你饒恕的：我的嫩弱的心情，於今纔第一次赤裸裸地呈獻給你。

我自己知道我是百身莫贖的罪人，我一向只是自欺欺人地嚷着——

『我將永遠崇拜你的冰心弱質，我願意崇拜凡是你所心愛的人，我也願意喜歡所有愛你的人。』

朋友，我實在不敢希冀——假使你能些微原諒一個不了解人生的可憐人——

× × ×

這幾天，風雨飄零裏，北國的山河也在怨訴嗷泣。這『深夜的沉吟』，到底爲我『推開了生命的宮門。』我恍然若有所悟，我終於破涕爲笑，瘋狂地自己嚷出：

『在愛神的天地裏，我仍然是片片的海雲，可以在天空中來去，我仍然是翩翩的海鳥，可以在微波上浮遊。

『我是不自由的——不、不、我還從未踏進生命的宮闕，我沒有心靈的寄託，我沒有情絲

的束縛！』

這好像是自入樊籠的小鳥，籠門始終大開着，於今纔找到了自由。這好像是作繭自縛的蠶兒，始終沒有吐出絲來。感謝上帝的指示，於今且到愛河的盡頭重新做個春蠶。

你忠誠的朋友

顧一樵全集 目次

第一冊 我的父親……………

第二冊 荊軻及項羽……………

第三冊 蘇武及岳飛……………

第四冊 西施及昭君……………

第五冊 白娘娘及古城烽火（附孤鴻）……………

第六冊 芝蘭與茉莉……………

第七冊 傑作……………

第八冊 蕉舍吟草及海濱集……………

第九冊 海外集……………

第十冊 中國的文藝復興……………

第十一冊 一樵文存……………

第十二冊 行雲流水及一樵年譜……………

傑作

目次

奉獻詞

第一章

(一) 一——八

(二) 九——一六

第二章

(一) 一七——二三

(二) 二四——二八

第三章

(一) 二九——三四

(二).....	三五——三九
----------	--------

附 錄

甲、明夷的信稿.....	四〇——四七
乙、若蘭的信稿.....	四八——五一

傑作

第一章

(一)

暑期學校開學了。當晚學校請全體男女同學到一個歡聚會，一則表示歡迎，一則各地來的學生也可互相認識。會場設在露天草地上，周圍裝了一圈五彩電燈，在暮色隱約裏畫出了一個界限，在會場的兩頭，裝置著兩個松柏枝編紮的門圈。這自然可以不必，因為無論從草地的那一方都可以走進場來。已經到了預定的時間，許多青年學生興高采烈地早來了。他們衣襟上都有一個綾製的長條。有的是粉紅色，有的是淡綠色，這些顏色的不同，代表著各人不同的學科。長條上都寫着自己的名字，爲着彼此見面，可以省却互相問名道姓。逐漸也有女同學來了。有些男同學領着路，他們走得異常的慢，他們不惜繞到松柏枝的門圈那裏纔進到會場。這些自然是證明他們的慎重其事。

楊人傑是一個新到南京來的學生，他也到歡迎會來了。他却不喜歡擠到人堆裏去，只獨自站在一邊。遠遠五彩的光圈裏，又襯託出兩個倩影來——他不意地發覺了。當她們並肩緩步，

他看出：一個是豐滿的濃粧，一個是弱不禁風地裹着一襲淡淡的輕綃。倘若沒有照耀奪目的電光，倘若在日光下的大自然的懷裏，這將要是怎樣一幅圖畫，她們立定了，徘徊不前。她們似乎也不願意即刻到人叢中去。

他偷偷地看了淡衣女郎一眼，便慢慢地走開了。迎面遇見了華明夷。明夷說：『老楊，你看見若蘭女士來了沒有？』他呆着問：『那一個若蘭女士？』

華：

『還有幾個若蘭女士？自然就是那位敝同學了。』

楊：

『那麼就是我們大家常聽說的若蘭女士，難道她亦到暑期學校來嗎？』

『可不是，我沒有同你說過嗎？』

『那麼她已經到南京了嗎？』

『剛纔下午已經來了，她還說要到歡聚會來的。這時候不知來了沒有？你看見了嗎？』

『我從來不認識她，看見了也還不是等於沒有看見嗎？』

『好，那麼我們一起走，去找找她看。』

×

×

×

華明夷是一個最直爽不過的人。他同楊人傑也只是在上海朋友家裏見過兩面。他們沒有仔

細深談過，不過彼此知道都要到南京暑期學校來，就約着同車到南京的。他們現在還不到一天的認識，不過從別人看來，已經像多年的老朋友一般。明夷拉着人傑各處亂走，也不顧同別人的招呼，但是一大羣人堆裏，華明夷竟找不到什麼若蘭女士。忽然人傑說：莫非她們厭煩，先在一邊草地上坐着呢。人傑不自覺地領着明夷向僻靜處走去。那裏有一棵大樹，樹蔭婆娑，遮蔽着一片陽光所輕易照不到的綠茵。這時候新月初昇，只有銀輝偷偷地映射出樹下的兩個人影。忽然月影凌亂裏，只聽得一個青年女子的聲音說：

『若蘭，大概快正式開會了，我們去吧。』

明夷頓時立定了，也用手勢止住了人傑的脚步。他們立在一邊，等候着。當她們從樹蔭中移步出來時，明夷恭敬地上前招呼說：『林小姐陳小姐都在這裏嗎？』他又忙把人傑介紹給她們。淡粧輕綃的女郎，在月光的柔波裏，在樹影的婆娑裏，格外顯得有天仙般的玉質清神。人傑不期而遇，正暗自驚怯間，若蘭女士却已伸出纖纖的玉手來。他們輕輕地一握，人傑只疑心在夢中。……

x

x

x

明夷同人傑住在同一個宿舍裏。明夷是一個十分真誠待人的人，但是他却輕易不交朋友。他同若蘭女士是老同學，但是開學以來，他也難得去同她談話。他幾乎朝夕同人傑在一起。他們有好些課是同班，並且他們的興趣也有很相同之點。

自從明夷介紹人傑給若蘭女士以後，他們偶而遇見，也隨便談談。有一次，薄暮時分，人傑送她回宿舍去。她說起她的慈母，她的愛弟，流露出無限高興，無限依戀。可巧他也有慈母，也有愛弟，而慈母愛弟也是他所最得意的題目。他們走着說着，他們體貼着慈母愛弟的不可言說的情緒。

又一天，明夷約着林若蘭女士陳湘雲女士去遊燕子磯，並且邀了人傑作伴。真湊巧，那是夏間異常清涼的一天。他們坐着一輛馬車，緩轡前進，到了城門口，向前望去，一線小徑，順坡下斜，有一瀉千里之勢。明夷說：『前面便是燕子磯了。』他們可以遠遠看見一個翼然聳出的小亭來，但是滾滾長江，還不見絲毫蹤跡。

他們攀登了燕子磯。多麼雄壯奇麗的景色——在白浪滾滾的江流裏，蹲伏着這樣靈巧的飛燕，橫張着千折的雙翅，來把守這大好江山！

他們臨江坐定，都望着這下臨無地的江濤正濺飛在燕子磯頭。明夷說：『此處飄然一躍，真是羽化登仙！』陳女士接着說：『華先生到底是小說家，真是異想天開。』明夷說：『這也不是我異想天開。在日本這種事情很多呢，一對愛人雙雙殉情。現在聽說也有雙雙躺在火車軌道上尋死的，那實在是欠雅。要有燕子磯這樣的奇蹟，再加上這樣一段點綴，便更足以供千百世有情人的低徊憑弔了。』

若蘭一直沒有開口，她正對着這一幅奇景出神呢。但是明夷越說還得神起來，她便冷冷地

說：『這樣清雅的天然偉大的奇景，願天永遠保護着不要妄加世俗的點綴吧。』一時都靜默不語。明夷竟出神呆了。隔了一會，人傑只得拍着他肩說：『明夷，愛情也是上天的驕兒，讓這清麗的燕子磯也作愛情的使者，細心將護着一切無窮的愛，像看守着滔滔的江濤一般。』

陳湘雲插口說：『華先生說那種殉情的風氣，倒也難加批評。不過總要有了愛情纔說得到殉情呢。』

若蘭忙止住湘雲說：『這樣值得清賞的風景，你們却都反覆著討論浪漫文學的題旨，又何苦？』

遊罷燕子磯，纔知道附近沿山十二洞也是很好玩的地方。不過天時已不早，他們就歸去來兮。

明夷同人傑把她們送回宿舍以後，也回了宿舍。當晚，人傑同明夷閒步乘涼，人傑說：『明夷，剛纔你的思想怎樣忽然浪漫起來？』

『這也沒有什麼？天地奇景，還不是全仗人生的點綴。一樣的燕子磯，這時候興高采烈，很隨便地放聲狂笑，想起這不妨是痴情男女的殉情之所。人傑，這時候膽壯心雄，還敢向非非中想去。及到真是深入情魔，你也再別想有勇氣去到燕子磯頭去領略大江東流的雄偉奇麗，那時你惟有飲泣，那時你惟有唏噓，那時你可以灑淚莫愁，那時你可以對月玄武，但是你脆弱的心靈，你破碎的肝膽，再也不會想讓那翩翩的燕子磯來容你向江波裏訴說你的無言的心情。』

『這確也有理。天有陰晴晦明，人有悲歡怨愁，一樣的環境，每跟着不同的心情發生異樣的感觸』

他們默默閒步了一回。

忽然人傑想起問：

『明夷，你還記得若蘭女士的話嗎？那話亦有道理，但是她說話的神情，似乎很不贊成一般浪漫的心理。你們是多年老同學，大約你總明白她的見解吧。』

『唉！你不知道。她是過於小看神聖的戀愛的一個人。你看她不是講父母之愛兄弟姊妹之愛，便是講愛大自然，愛詩，愛文學藝術……而她從還不承認男女之愛是一切的根原。』

『明夷，一個人不承認男女之愛，也未必對。我是沒有經驗的人，自然不敢便加批評。不過一般浪漫青年以愛情足以代表世界的一切，那也未免太小看人生了。就是你說男女的愛是一切的根原，我也正未敢贊同呢。』

『哼，難道你不記得亞當夏娃的故事嗎？他們相愛，於是纔有世界……』

『明夷，你真是只知道亞當夏娃，你可知道在亞當夏娃沒有愛以前已經有了樂園，愛了以後，他們纔到這混濁的世界來。』

明夷只說『好，好好，我們等著到樂園去吧。』他們都笑了。

x

x

x

逢巧是月圓。明夷人傑約着林女士陳女士同去遊湖。莫愁湖已經過了荷花盛開的時期，並且也不是賞月的好地方，所以他們還是到玄武湖月夜泛舟去。湖畔有小船，他們便租了兩條，明夷同陳女士同舟，明夷在後面划着短槳。人傑讓林女士坐好了，自己也上船，從蘆葦裏划到湖心去。此時月色皎潔，萬般靜寂，只聽得微微鼓槳擊水的聲響。漸漸前面的船上，聽得有笑聲從水面傳來。但是人傑和若蘭，還是默默。若蘭呆望着月色，若有所感。人傑却只顧望着蕩槳，在水面撥出萬縷銀絲。他忽然按槳，猛憶起明夷玄武對月的話。若蘭好像才發覺舟停，微笑向人傑說：『楊先生，你累了吧？』

人傑吃驚，連忙換手划着槳說：

『不，我只是換一換手。』

若蘭說：

『不要緊，我們便停一會也好。讓輕舟趁着月色，隨着湖波盪漾，豈不有趣？』

人傑停了槳。半響說：

『想起那天燕子磯之遊，風景真不差。』

『那是雄偉，此乃秀麗。』她指着湖說。『那好像拔劍起舞的壯士，悲歌慷慨，這却像淡粧出浴的美人，輕盈綽約。江濱可以看晚霞，江心可以看日出，湖上却宜於賞明月的皎潔。』

人傑又憶起了明夷的話，不自覺地說出：